

周钟声 著

异乡



一个德国女子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剧《海华德小姐》
正在筹拍中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异乡

周钟声 著



C 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乡/周钟声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404-6977-1

I. ①异…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6867号



异乡

周钟声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嘉 木 陈小真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970 mm×710 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50,000

印数: 1-2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977-1

定价: 40.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01. 科隆，一九三五年

风是从午后开始刮起的。

那阵风从莱茵河沉寂的午后吹起，以缓慢的速度掠过汉娜·海德华娇嫩的面庞。这个故事就是那阵风吹来的一颗种子，它蛰伏在历史深处的某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偶尔它也摇曳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多少年了，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美丽女人的传奇一生。

所有的颠沛流离都从那阵风，迅速拉开了序幕。

德国。科隆。古老的莱茵河从岁月深处缓缓流淌，一直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流到这个清冷的初冬午后。

一辆挂着铁十字旗的黑色军用轿车奔驰在科隆市郊外，像它的颜色一样，沉默而肃静。车窗外的风景若有若无，车窗外的风若有若无，仿佛车内人的心事若有若无。

车上坐着的是德国陆军部文职官员安德鲁·海华德将军和他美丽的女儿汉娜·海华德。他们沉默不语地穿过教堂、街市、城垣，沿着静静的莱茵河一路向东。他们脸上的神情沉重，仿佛此行穿越一辈子一般漫长。

等待着这父女俩的，是一场肝肠寸断的生死诀别。

汽车在科隆大公墓前停下来。将军示意司机在门外等候，自己挽着女儿走进了墓园。

在夫人的墓前，将军顾不上去看墓碑上的照片，取下金丝边眼镜吹了吹灰尘，强作微笑地对女儿道：“孩子，盖世太保的人，已经在来找我的路上。这一次，我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麻烦，因为高层早已对我们这一帮元老派的人忍无可忍了。可是，我宁死也不会向他们低头……下一步，你就按我的安排，悄悄离开德国，到中国去找我的挚友迈可叔叔。我的宝贝，今后，你就留在遥远而宁静的东方，好好地过日子，轻易不要回德国来了……”

尽管将军强装镇静，然而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无可遮掩的寒意，令汉娜不寒而栗。“爸爸……妈妈……”她不禁失声痛哭。

将军在泪眼中将两样东西交到女儿的手上：一支瓦尔特牌手枪和一小盒子弹、一张绘制在羊皮纸上的中国长江流域的地图。

瓦尔特牌手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手枪，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制造，弹容八发，因为还处在试用阶段，仅在德军部分高级军官当中配备。黑色烤漆的小巧枪身，看上去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我亲爱的孩子，”将军眼睛盯着枪说，“你母亲已经去了，我本来也想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追随你母亲而去的。可是我们海华德家祖祖辈辈没有自杀的习惯，只有在一切艰难困苦中坚强活下去的传统！再加上还有你，我亲爱的女儿，所以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好好地活下去，活下去……”

那张地图，不知道将军从哪里找来的，是一张因岁月太久已经泛黄的羊皮纸。纸上，是从上海附近的长江入海口的地形。逆长江而上，经南京、汉口，至长江中游，赫然可见“城陵矶”“岳阳”的字样。

午饭后，在将军官邸的起居室里，父女俩相拥着等待离别时刻的到来。

将军官邸坐落在莱茵河高高的河岸上，是一座岁月悠久的古堡。这样的古堡在莱茵河河岸随处可见，都是古代贵族遗留下来的不动产，是莱茵河特有的古老景观。站在古堡高高的窗前，莱茵河两岸童话般的景色尽收眼底——碧绿色的水面上，有无数色彩斑斓的小船在游弋，两岸大片的绿色树林和蓝色田野，交织着，掩映着，一直绵亘到地平线尽头——这是海华德一生中对故乡科隆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也是最后的记忆！

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挂着盖世太保“卐”字旗的轿车从外面驶

进铁门早已打开的院子，车上坐着来自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利恩哈德·施密特将军，驾车的是他的助手——面容冷峻的“独眼龙”斯坦利·豪夫上尉。

海华德将军深深地吸了口气，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走出房间，朝车上下来的盖世太保打招呼：“嗨，亲爱的利恩哈德，在我跟你们走之前，我想向你——我的老同学——提一个要求……”

利恩哈德点点头，神情却像冻结的冰凌。

将军道：“我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情承担责任。死亡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可怕的问题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信奉自由与生命价值同等的说法。可是，利恩哈德，我希望你们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我若有什么问题，她就是我们海华德家唯一活着的人了。”

利恩哈德想了想，再次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将军接着说道：“利恩哈德，我亲爱的朋友，请你把我女儿秘密送出德国，把她送到遥远的东方去。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苛刻，但我相信你能够做到。同时，作为回报，我把我的这座古堡、连同古堡里的家具和文物赠送给你。房契和赠送文书我已经交给了律师……”

“好……吧。”虽然神情有些为难，可是利恩哈德还是吐出了这两个字。

“孩子，”将军转向小海华德，“你快过来谢谢你利恩哈德叔叔。”

“嗨……”天生丽质、丰腴白晰的小海华德从父亲的身后走出来时，两个盖世太保轻轻地惊叹一声，怔住了。人世间竟有这样漂亮的女人！这怎么可能？只有神话中的大美人海伦，才会拥有这样一张天仙般的面容……

海华德小姐跟两位来客打过招呼，道了谢。

好不容易才从惊诧中缓过神来的利恩哈德说：“不用客气了孩子，赶快收拾一下行李，马上上车吧，现在就跟我们一块去柏林，我们还得赶路……”

女仆罗丝手忙脚乱地为小海华德准备行李。相伴多年的罗丝不停地落泪，气氛悲凉到了极点。

上车之前，将军再一次把女儿拉到一旁，小声说：“海华德，我最亲爱的孩子，待会儿上了利恩哈德的车，我们就不能交谈了。请记住爸爸给你的最后一句话：人生是美丽的，也是最宝贵的，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要坚强而快乐地活下去……”

“爸爸，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活下去……”小海华德大声哭了出来。

汽车在启动，将军大喊道：“放心吧孩子，我会的，我一定会为了你而活得好好的……”将军这句话，既是说给女儿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更是说给汽车前排座位上两个盖世太保听的。

汽车迅速离开了古堡。父女俩共同走过最后的路程之后，将在柏林分开。一路上，汉娜默默垂泪。不久前母亲离世，如今又要和父亲别离。孤苦无依的她，从此将恍若茫茫大海中一叶飘蓬。此刻风狂雨骤，她完全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不知道命运将把她抛向何处……

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她分明感觉到，在汽车的后视镜里，有一只独眼，一只有着白色睫毛的可怕眼睛，灼灼的目光像一柄闪着寒光的利剑……

从西部的科隆到东部的柏林，迢迢数百公里，汉娜紧紧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握着父亲的手，久久地不肯松开……

02. 迈可叔叔的浴缸

在这样一个普通人无从把握命运的时代，无数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港口或者码头。一旦上了岸，就是一生。

两个月以后，中国南方一个雨雪霏霏的傍晚，汉娜在经历过长时间的海上颠簸之后，终于躺在了迈可叔叔房间宽大的浴缸里。一艘来自英国的货轮，经德国开往重庆，按海华德将军那张地图的线路，把汉娜顺利送达岳阳城北部的城陵矶万国大码头。

时尚而帅气的英国绅士亚雷士·迈可，是大不列颠皇家岳阳城陵矶海关关长、汉娜父亲安德鲁·海华德将军的剑桥同窗，汉娜从城陵矶大码头下船以后，没有费太大的劲，就找到了父亲让她投奔的这位迈可叔叔。

建筑在离码头不远处青翠的小山顶上的海关，是一幢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带外走廊的两层大楼，全部是圆拱形门窗，十分漂亮。海关被当地人称为“洋关”，是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的产物。这里被古老茂密的大树和七彩缤纷的花草掩映着，景色美不胜收。站在临湖一面的走廊上，可以清晰地望见洞庭湖与涇河注入长江，两条一白一黄色彩各异的河流，界线鲜明地汇聚到一块，汇成了另外一种色彩的长江，这就是

著名的城陵矶三江口。

迈可叔叔房间里的苏格兰搪瓷澡盆，干净得没有一丝污垢。当海华德裸露着身体快速沉进热烘烘的水中，满身的疲劳和满心的惊慌在热水里慢慢消融的时候，她相信自己终于从一场噩梦中走了出来。氤氲的热雾中，她仍然能够感觉自己的眼泪在簌簌地滑落……

她闭上眼睛，在热水里躺了很久很久。这些日子自己所经历的一幕一幕，像电影蒙太奇一样在脑海闪现。许久，她才从浴缸中爬起来。

穿衣镜前，海华德用双手托起自己丰满的双乳，她发现这些日子自己憔悴了很多。脸上的皮肤明显粗糙了，眼皮下面还出现了黑色的阴影，她必须好好休息了。可是此刻，她更关心的，是迈可叔叔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安排。

洗完澡，迈可叔叔带她到丰盛的餐桌前，两个人边吃晚餐边说话。刚刚出浴的海华德，两颊布满了红晕，浑身洋溢着玫瑰花的馥郁芳香，作为长辈的迈可叔叔，都禁不住上上下下打量了她许久。“可怜的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你长得可真是漂亮呀。怎么会有如此漂亮的女孩子呢？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美丽的女孩啊……”

海华德闻言不禁仔细看了看自己的监护人。人到中年的迈可，有着一副典型的英格兰人相貌，身材高挑，五官精致，衣着时尚，眼神里流淌着水一般轻柔的怜爱和温情，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派绅士风度。

“吃吧吃吧，可怜的孩子，先吃东西。我们边吃边说。”迈可的脸上堆满了笑意，这样的笑意，只有父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才会有。

迈可的言行举止，让海华德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时刻把自己放在手心里呵护的父亲。她冰冷的心，开始感觉到了一丝丝温暖。

两个多月以来，海华德第一次有了一点饥饿感。她就着一大玻璃杯奶粉冲泡的牛奶，吃了一整块英式面包，又吃了一大块熏鹅肉，还吃了一些切成片的苹果，接着又开始喝咖啡。她边往巴西产的黑咖啡里加进很多的糖，边朝迈可叔叔道：“抱歉，亲爱的迈可叔叔……”

“可怜的孩子，你这是饿得太狠了哇，真是可怜！”从这一天起，迈可叔叔就总是这样称呼海华德，“可怜的孩子，跟我永远不要讲什么客气，到了我这里，就一定要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随便。”

饭毕，迈可叔叔又叫人给两人各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然后聊起了海华德的安排问题。

“唉，可怜的孩子，你父亲跟我，曾经像同胞兄弟一样亲密。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本来，我是很想把你留在我身边的。可是，城陵矶是一个国际口岸，往来的人实在太多太杂了，又大都是欧美国家的人，这就难保你躲在这个地方的消息不被传出去。因此，我要把你安排到一个更隐秘更安全的地方。”

“哦，谢谢迈可叔叔。您的意思是……”

“岳阳城南郊的黄沙湾镇，我会送你去那里的一所教会学校任职。那是一座很偏僻的半岛，也非常适宜于工作和居住。哦，哦，亲爱的海华德，可怜的孩子，你会喜欢那里的！我向仁慈而伟大的上帝发誓，我会像你待在我身边一样时刻关注你的，我将百分之百地保证你的安全！”

于是，一九三五年的圣诞节，便成了海华德一生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圣诞节！多少年以后，当海华德由青年步入老年，经过如此漫长的时光，仍然清晰地记得她到达岳阳黄沙湾，并见到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的那个寒冷的黄昏！

平安夜降临的时候，全世界无以数计的教徒们都进入狂欢之际。顶着中国湘北东洞庭湖上这个季节特有的刀片子一样锋利的凛冽寒风，一周前才在旅途中孤独地过完十九岁生日的海华德小姐，从城陵矶进岳阳城的机帆船上走下来，在一个离故乡万里之遥的小渔村上岸。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她从此在这个名叫“黄沙湾”的地方，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大半辈子的异国生涯。

在机帆船将要靠岸的那一刻，海华德伫立船头，远眺黄沙湾，只见袖珍型的寂静小码头上，挺拔地站着两个身材伟岸的人。迈可叔叔说：“那就是我所讲的慕尼黑黑人克劳斯·冯·李斯特，另一个是他的中国助理豆豆……”

天色太暗，看不清两个人的面庞，只看得见轮廓，像剪影一般。

这两个人，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早早地就放下手头工作，离开学校。绕着村子走了一小圈之后，来到小码头上等候这位漂亮的德国少女。这是两个能够代表东西方人审美的男子，当他们在黄沙湾的小街上晃荡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

全世界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黄沙湾，虽然只是一个典型的袖珍乡镇，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有山有水有地有田，有地主有农民有渔民，还

有很多的僧侣。圣安吉寺的土和尚日日虔诚地早课、晚课，晨钟暮鼓；福音堂的洋和尚礼拜、唱诗，圣餐、圣饼，不亦乐乎。这里既有土学堂，也有洋学校，还有一座袖珍型的小码头和一条袖珍型的小街。小街上有宾馆有酒店有当铺，还有妓院和赌场。总之，这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一个土洋结合的地方，跟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多数乡镇不大一样。

克劳斯·冯·李斯特博士，黄沙湾岳阳天主教会学校的校长，亚雷士·迈可关长特意为海华德小姐选定的监护人，是一位因从事远东研究而颇有名声、踌躇满志的德国青年神学家。

迈可的意思，是让海华德小姐在偏僻的学校教书，这样比待在每天人来人往的海关更隐秘一些；而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年轻校长、美男子冯·李斯特，无疑将给离乡背井的海华德小姐减少很多异域的陌生感。

在城陵矶开往岳阳的船上，迈可大致地对海华德讲述了冯·李斯特：“你马上就要见到这个冯·李斯特，虽然是教会派过来的人，但他跟普通的传教士完全不同。他是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在传教士里面更是凤毛麟角。他到中国来工作，完全是对神学的一种奉献，也可以说是一种历练和体验！不像有的外国人那样，相当一部分是想来发财的！孩子，你一定不知道，在这片上帝的处女地上，那些所谓的传教士，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为发财而不讲道德，甚至无恶不作，谋财害命，咳……”

迈可的语气充满了钦佩：“这个年轻人来中国，真的只是一种对未来灿烂人生的奠基，这是一个有点伟大的年轻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迈可的话，让刚刚步入东方世界的海华德一头雾水。展现在她眼前的这个世界，陌生，神秘，博大，深邃……

这天傍晚时分，迈可叔叔的机帆船，沿着大湖的近岸，从岳阳城的北头开往南头，像旅游观光一样，掠过整个城市的湖岸线。半轮血红的太阳，悬浮在城市西面遥远的湖水里，把满满的一湖碧水染成了金黄色，北风下涌动翻滚的波涛，宛若一座座金色的小山，金光灿灿。透过船舱的玻璃窗户远眺，可以看见大湖东方的岳阳城高高矗立于湖坡之上，绵亘五六里。海华德感觉自己像是在科隆城外的莱茵河上泛舟，心中顿生一种亲切感。她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自己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03. 美人，美人

当海华德出现在黄沙湾小码头苍茫的暮色里，她的身影就像一道美丽的风景。雪一样的皮肤、明媚的眼睛，像原野上透明的晴空。她看起来像油画上的公主，身披一身纯净的光芒，瞬间照亮了这个宁静的小码头。

克劳斯·冯·李斯特博士将疲惫至极的大美人海华德从船舷边半搂半抱接下船来，借着码头上风雨灯的微弱光亮，少年老成的博士禁不住惊呼起来：“亲爱的，你是上帝派到人间来传播他的旨意的吧？即便在咱们伟大的雅利安美人群体里面，你也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美丽的姑娘啊！”

的确，雅利安女性是那个时代全世界公认的美人。她们身材大多高大健壮，一头纯正的金发，一双或灰或蓝的眸子。她们不仅大多数像古希腊美人那样，白晰丰满，线条起伏，性感迷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在千年传统之下受过良好的教育，堪称人类女性的佼佼者。

年轻的海华德小姐具备了雅利安女性的全部优点，同时她还拥有着不是所有雅利安女性都拥有的一张雍容华贵的脸庞——她的面孔是鸭蛋形的，既轮廓分明，又线条柔和。不大不小的五官被上帝安放得恰到好处。她的眼睛，既不是灰色的，也不是褐色的，更不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纯净的蓝色，瓦蓝瓦蓝的，或者说碧蓝碧蓝的，像澄澈无云的天空，如月光辉映的大海。

离开德国多年，克劳斯·冯·李斯特几乎都已经习惯了从面部到身材都趋于扁平、个子小巧玲珑的东方女人，突然见到海华德，他立刻惊呼起来。从这一刻起，冯·李斯特对海华德产生了极其浓郁的兴趣……

万里异域闻乡音，海华德情难自抑，加上长时间的旅途劳顿和心情郁闷，稚嫩的她一直在默默饮泪，似乎不大愿意说话，脸上只保持着一点点礼节性的微笑。

迈可给二人相互作了介绍。

海华德淡淡地道：“校长先生好。”就不想再多说话。

“欢迎海华德小姐，听说您来自科隆，我是来自慕尼黑的克劳斯·冯·李斯特，您今后就叫我冯·李斯特好了……”冯·李斯特自顾自盯着她美丽的面庞看了好一阵，笑着说，“我终于盼来一个真正的德国同乡了！谢谢迈可先生，从现在起我将不再孤独。哈哈，有意思，真有意思！”

没想到海华德小姐像维纳斯一样美丽，像一道朝阳，哦，不不不，像一轮明月，照亮了我们黄沙湾，也照亮了我的心。哈哈……简直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这是一个热情、直率而健谈的年轻人！见面时几乎全都是他在说话：“千万不要被我的姓氏所迷惑，哈哈……的确，冯·李斯特，我的祖上曾经是贵族，而现在早已是一文不名的平民了，要不怎么会到如此遥远的东方来做传教士呢？迈可先生可是一直认为传教士都是为了发财而离乡背井来到东方的，还坚信传教士当中没几个好人啊，哈哈……”

面对滔滔不绝、热情似火的冯·李斯特，海华德感觉自己一下子被感染了，低落的情绪忽然间被提了上来。

冯·李斯特身材挺拔、健硕，有一张雅利安男人线条分明而刚毅的脸，笔直的后颈，结实有力的脖子和下巴，一双大眼睛在昏暗的夜空里像灯光一样灼灼闪耀。

迈可还向海华德介绍了豆豆，冯·李斯特的中国助理，一个同样长得高大但瘦削一些的年轻人。海华德早已注意到，从见面的那一瞬间起，这个东方年轻人的脸上，就满溢着和善的笑意，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女性般的羞涩。

豆豆从海华德手中接过了她简单的行李。

大家离开河岸，登上一个有着近百级麻石台阶的山坡，教会学校的轮廓就清晰地展现在海华德眼前——连绵的、参天的原始森林下面，错落分布着拜占庭式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和一座礼堂，一座教堂，还有一栋小巧的校长办公楼和五栋别墅式教师宿舍。它们都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唯独一个较大的饭堂是中西合璧的，与其它建筑摆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它们有多大的不同。

这些房舍式样洋气，却是一律的青砖青瓦，水泥与木材混合、间杂。在这些房舍环绕的中间，是一个占地十来亩的运动场，场地上的绿草，像德国本土的草地一样，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周边的小道铺满杂色的鹅卵石，黑白相间，图案分明。所有的房间都透射出橙黄色的灯光，那样温暖的灯光将海华德一下拽回了过去。她突然觉得，这里就像她住过三年的法兰克福医学院，宁静而温馨。

感觉明显不同的则是这里的空气，纯净得就像是过滤了一般，潮润、

清甜，洋溢着草木的芬芳，沁人心脾，完全没有故乡那充斥着科隆香水味的工业气息。

宽大的日耳曼式壁炉已经旺旺地燃烧了很久，天花板上挂着的“汽灯”，比刚刚在科隆普及的电灯，光照度还要强许多。冯·李斯特的办公室、会客厅、餐厅全都照亮得如同白昼，温暖得让人必须脱下外套。

一位长得慈眉善目被称为“方婶娘”的本地保姆，像西方的佣人那样戴着有花边的帽子和围裙，在房间里像女主人那样忙来忙去。她个子不高，有一双令海华德无比惊讶的小脚。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海华德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书籍里知道。今天第一次亲眼目睹，新鲜之余，她不禁在心里想，脚都被包得几乎没有了，走起路来，这老太太会是怎样的痛苦？

然而方婶娘却是一脸的真诚笑意，仿佛迎来了自己出远门归来的女儿，做事劲头十足。她三两下把海华德的衣服行李摆放好，然后快速移动着一双小脚，将放在客厅壁炉边保温的中国菜，一样一样地摆到小餐厅里的桌子上。转眼她就摆了满满的一桌，屋子里顿时洋溢着中国菜特有的香味和节日般的祥和气氛。

陆续进来好几位年轻人，他们显然是房间主人的朋友，人们相互快乐地寒暄着。

“博士……”走进如此温馨、舒适、熟稔的环境，海华德很快从寒冷与疲惫中走了出来，脸蛋变得红扑扑的，话也开始多了起来，“博士，您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到达呢？迈可叔叔通知了您吗？”

自从海华德走进房间脱下外套，冯·李斯特那明亮的双眼，就再也没有离开海华德，以及她在灯光和炉火的映照下比早先在暮色中看上去更加美丽动人的脸庞。他盯得那么的无所顾忌，仿佛是法兰克福医学院那些情窦初开的青涩少年。这种火热与大胆，让海华德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海华德的问话让冯·李斯特微微一惊：“哦，没有，没有，怎么会有呢？我这里没有电报局，也没有电话。如果您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你会今晚到达的，那我告诉你吧，我是根据你的出发时间计算出来的，哈哈……”

海华德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德国人的精密细致是举世公认的，可是能够把长达近两个月、万里之遥的出发与到达的时间，计算得如此精密准确，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她不禁对眼前这个刚刚结识的年轻校长生

起了一股崇拜之意。

这时，迈可与冯·李斯特忽然相视，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对不起亲爱的海华德小姐，”冯·李斯特抢先道，“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又不是上帝，真的能够把你到达的时间算得这么准确呀？这是不可能的呀，这怎么可能呢？哈哈哈哈哈……”

迈可用筷子点了点冯·李斯特，说：“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告诉你亲爱的海华德小姐，是我让客轮上的人给他带的信哩，嘿嘿嘿嘿……”

豆豆冷不丁用中文插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理解。只是冯·李斯特先生今天也太兴奋了，平日里再牛气的校长，也见不得美人呀，嘿嘿嘿嘿……”

“这是中国古代的伟人孔夫子说过的话。”冯·李斯特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豆豆，对海华德道，“你在没有进入教学工作之前，要跟豆豆先生学点中文。我就曾经是豆豆的学生。这里的教师都懂点中文的，达不到要求是不能在这里从教的。况且，抛开教学不论，中国的文明，非常的深奥，非常的奇特，也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海华德听不懂中文，然而聪明的她，从大家的表情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因为自己的到来，大家都很开心、快乐，尤其是年轻的校长冯·李斯特……

海华德被身边亲切的气氛感染了。这顿饭，仿佛预示着海华德在黄沙湾新生活的开始，热闹，美好。这顿饭，从傍晚一直吃到深夜。那夜的灯光，成为海华德心中深深埋藏的一条湍急河流，多少年过去了，一直无法泅渡。

04. 梦，缠绵悱恻……

有时候在梦里，需要回到最熟悉的故乡。而这一夜在海华德的梦里，忘却却成了一种更好的生命体验。

夜里，海华德在柔软而温暖的日耳曼式大床上睡得相当深沉，仿佛在莱茵河边的科隆古堡里入睡一般惬意。她仿佛觉得，自己不用再担心离乱和恐慌了，她被上帝安置在了宿命般的黄沙湾。

岳阳黄沙湾教会学校大院是一个狭长型的构造，两层的校长楼，坐落

在狭长大院的腰部。因为四面墙壁上都爬满了碧绿的爬墙虎，成了一座绿色的小楼，冯·李斯特便将其命名为“绿楼”。

绿楼的二层，住着冯·李斯特和豆豆，还有一个住在楼梯间的挑水夫兼卫生员赵阿勇。冯·李斯特和豆豆的办公室都在楼上，跟他们的卧室连在一起。

一楼厅堂的右边，是宽大的餐厅，餐厅后面连着厨房。左边，是保姆房和贮藏室。保姆房的隔壁，正好还有一个平时做客房用的空房间安排给海华德。房间里的一切起居用品都是现成的。厅堂的后面是公共厕所，装有能冲水的马桶，同时也当浴室用。

在安排海华德居住的问题上，发生过一点小小的分歧。迈可主张海华德住到绿楼旁边的教师宿舍里去。可冯·李斯特说：“跟我们住到一块吧，这样您会更放心一些，亲爱的迈可先生，海华德小姐虽然马上要当老师了，可她其实还只是一个学生啊……”

“是的，”豆豆也附和道，“十九岁的女伢崽，还很小啊！住在我们这里，正好有方婶娘为她做服务，方婶娘可以同时也做她的保姆啊。”

瞪着眼睛看了这两个年轻人半晌，俨然父亲般的迈可转头问海华德：“孩子，你的意见呢？”

海华德自然是十分愿意住在绿楼。一方面，眼前这两个漂亮的男子十分讨人喜欢；另一方面，她已经在上厕所的时候，对这里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她最满意的就是这里的厕所。

厕所是水泥砌的，很光洁，一点残留物和气味都没有。上完厕所，拉动悬在头上的一根绳子，铁皮水箱里储存的清水，就顺着水管哗啦啦地倾泻而下，把水泥便池冲得一干二净，同时又有新的清水从屋顶上的大水池里灌进厕所水箱。

挑水夫赵阿勇，一位面皮黑得像煤炭一样的本地青年汉子，每天到河坡下挑水上来，他不仅负责绿楼的用水，还负责供应整个学校的用水，每天都要带领临时请来的两名附近的农民，从洞庭湖里挑一百多担水上来。绿楼里外的卫生，也由他负责打扫，还兼着为学校养猪。他是一位工作量非常饱和的人，他的任劳任怨，让冯·李斯特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居住。冯·李斯特生活方面的大小事情，都喜欢交给他来做。

不大的厕所里，还装有小巧的瓷质洗手盆，盆上装有镶铜的水龙头和

镜子。

这一切，都让海华德感觉特别的好，跟她在科隆的家里比较接近。唯一不同的是，在家里是独享的，在这里是共用的。好在共用的人自己很乐意！连上了年纪脸上皱纹密布的方婶娘，都那么言行举止得体，精精致致，一眼看去就十分讨人喜欢。事实上，自己也是很需要保姆照料的，在科隆的家里，曾经有过好几个仆人为将军的一家人做服务。

当豆豆悄悄告诉方婶娘，海华德的家人全没了的时候，方婶娘只说了声“作孽哟，崽崽……”眼泪就自然而然地下来了，这让海华德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眼泪也跟着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发现跟自己母亲年龄相仿的方婶娘，擦眼泪的动作都跟母亲一模一样，她们都是用折得整整齐齐的手帕，在眼睛和脸上轻轻摩娑，显得又沉静又优雅。她于是就没有理由不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房间里睡得很好了……

此前，除了长途跋涉中的劳顿与孤苦，海华德一直处在一种提心吊胆、惊悸不安的状态里。在还算舒适的海轮上，她没有像别人那样晕船晕得一塌糊涂，她的胃口还行，可就是晚上睡不踏实。她长这么大第一次感受到了做逃亡者的滋味。她总是感到会有可怕的事情随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恐怖的阴影，像一张巨大的网，高高地张在她的头上，随时可能撒下来，将自己牢牢网住，让自己无处可逃。

阴影确实存在，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猜想——

想活下去的父亲，还是很快就死了！正像父亲告别时对她讲的，父亲是不愿意死的，海华德家族没有自杀的习惯。父亲是被纳粹当局以颠覆国家安全罪公开枪决的。仅在父女俩分手三天之后就被执行，连审判的程序都被省略了……

让海华德在伤心之余震惊的是，父亲的好友利恩哈德·施密特将军也死了，叛国罪，立即枪决。如果不是这位心里还保有正直善良、看重友情的德国军官，在几番掩藏辗转之后亲手把自己送上英国远洋轮船，自己也可能性命难保！

举报利恩哈德叔叔的，竟然就是他的助手斯坦利·豪夫上尉——这个阴鸷的独眼龙！海华德见过一面长着可怕的白色睫毛的家伙，那个一直在暗中色迷迷偷窥自己的家伙，其实是盖世太保安插在利恩哈德身边的一个

眼线……

利恩哈德的罪名，一是作为海华德将军的同学兼好友，没有向纳粹政府提供任何有关安德鲁·海华德案件的线索，二是亲自帮助将军的女儿海华德小姐逃离了德国，三是收受了海华德将军的巨额贿赂。

德意志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在采访“大义灭亲”的豪夫上尉时，把一切都公之于众了。海华德在开往中国的英国货船上，通过无线电台了解到了一切。令她心里十分不安的是，那个豪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一个爱国者的语气宣布：“帮助叛国者的人，自己无疑就是叛国者。我一定要亲手把卑鄙的叛逃者缉捕归案，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不可以背叛我们伟大的元首……”

货轮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虽然离大陆已经相当遥远，可是无线电波却让二者的距离宛若近在咫尺。豪夫的话，被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虽然信号不稳定，时断时续，却让海华德小姐感觉到黑暗的夜空中，有一双阴沉的眼睛始终在追踪着自己。

世事迷离，美丽的黄沙湾让她找到了归宿。走进黄沙湾，她恍若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没有恐惧，淡淡的忧伤也化作一缕清风，与夜色融为一体。这里与她的家乡已经有万里之遥，这里是传说中的东方神秘古国，这里的人和环境，尽管仅仅才经历了短短一些时间，却已经让她有了回家的感觉。

洗漱完毕，一躺到床上她就睡着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睡得最好的一觉。天亮前，她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没有见到这些日子里老是挥之不去的爸爸和妈妈，她梦见的是刚刚才结识的英俊潇洒的年轻校长克劳斯·冯·李斯特博士，还有他的长得很帅很帅的助理中国教师豆豆。梦里她与年轻的博士仿佛很早就熟稔了似的……梦醒的刹那，她羞涩地感觉，自己未来的命运会跟这位长得很漂亮的慕尼黑老乡捆绑在一起。

在海华德就寝前，迈可乘船回到了城陵矶。临走的时候，他把海华德紧紧搂在怀里，无限怜爱地说：“孩子，我亲爱的孩子，好好在这里待着吧，我会经常来看你的……”迈可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